

冬天来的时候,我和天辰还没有找到工作。地下室里昏暗阴冷,我待在里面,裹了双层的被子,还是觉得冷气针尖一样,在我身上密密麻麻地扎着。

我和天辰皆是学历不高的专科生,在这个最不缺的就是人才的北京,我们拿了简历,奔波了一个多月,吃尽了冷眼和嘲讽,依然没有人肯给我们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。

虽然在匆匆旅行的过程中,对每个城市的感受都只能流于表面,但有意思的是,时间久了,反复到那个城市的旅行的线路会逐渐地固化下来,从而成为回味那座城市的参照背景。

比如我在上海所居住的酒店,就变成了我与上海之间一个重要的连接。每次到上海走进这家酒店时,偶尔竟然会有回家的感觉,令我情不自禁地微笑。

而一个城市的味道更鲜明地体现则是在她的食品之中。去年夏天我去了苏州,没想到在入住酒店时竟然在柜台上看见了久违多年的粽子糖。

城市表情

城市的味道

晨风

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来苏州的情景,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刚初中毕业,是与同学一起参加夏令营来的。记得那晚从杭州到苏州,我们沿着京杭大运河在船上整整坐了一夜,船舱里又闷又热,根本无法入睡,成为我一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。

没想到我这次在苏州的酒店就在观前街前面。然而,那条在我记忆深处的“马路”却完全不见了。现在的观前街的街面都由面积很大的长方形石块砌成,与全国许许多多的街道不再有别,让我心中充满失落。

然而,在苏州老城的东面,一个崭新的苏州城——苏州工业园区正在悄悄崛起,它就像上海的浦东,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建筑之中似乎不再有老苏州的味道,而像是任何一个现代化新城。是不是再过十年,苏州的味道也就不再“又甜又软”了呢?

那时,我还会认得出她是苏州吗?

假日里,母亲单位组织包括已退休人员游玩,我陪母亲去。分乘两辆大客车,一辆全是退休人员,母亲就在这辆。我在另一辆全是年轻人的车上,心想这一路上还是和年轻人比较聊得来。

母亲单位上的人我基本都认识,刚上车,像一窝麻雀在开会,嘈杂不已。车子驶出城市,走上坎坷不平的石子路,人被摇得左右晃动,前俯后倒,渐渐地,车里没了声音,众人都疲惫地闭上眼,懒得再开再开口,就这样颠簸到一个刚开发不久的新景区。

下车时,母亲居然精神焕发,而我却疲惫不堪,苦告道骨头都快被摇散架了。母亲笑着说回去时就坐地坐的那辆车吧。

回去的行程我挤进母亲坐的那辆车里,一大堆退休老人们精神不错,车子刚起步,坐车左边的人起哄右边的人,右边那几个常跳早舞的老太太酷酷地站起来,张嘴领着右边全体老太太们唱《一条大河波浪宽》,唱罢,左边就有人领唱《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》,看来敢情是左边与右边在对歌。

几个回合下来,右边人见难不倒左边人,竟唱了首本地民歌《久不到这方来这方

花季雨季

北漂之爱

安宁

个冬天不断袭来的寒流。

一个月前,我们放弃掉父母安排好的舒适又薪水不薄的工作,还有一份所谓的门当户对的爱情,像毕业前我们约定的那样,逃到北京来,寻找一小片可以让我们的爱情生根发芽的土地。北京太大了,每次我单独出行,都会迷失了方向。但是天辰,却每次都能根据我的短信,准确无误地找到我,非常心疼地将我领回家去。

无忧无虑的小日子,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,触手可及。这样的短信,常会没看完,便被我们不约而同地删掉了。人心本就是脆弱的,我们不愿像父母预言的那样,熬不过这个冬天,便卷了铺盖,丢掉爱情,回家与一个不爱的人,过衣食无忧的寂寞时光。

这样坚强撑下去的结果,是我在一个公司谋得一份文员的工作,而天辰,也终于被一家报社接纳。尽管我们的试用期没有一分钱,但这足以让我们在骑车回家的时候,可以随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,在寒风里有了大声歌唱的理由

和资本。亦可以在房东催交房租的时候,很豪爽地告诉他,我们都有工作啦,说不定几个月后,会搬到你家更好的房子里去住呢。更会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,骄傲地告诉他们,这么冷的冬天,我们在地下室里,也可以拼出他们想象不到的美好和甜蜜。而一路上那些小商小贩,亦不再看我们经过时,将声嘶力竭喊叫着的喇叭懒懒地关掉,他们从我们喜气洋洋的容颜里,看到了无限的商机。尽管,我们的钱包里,依然没有多少钱,我也还是会像以前一样,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,将口袋按了又按,最终还是微微笑着走开了。

可是我知道,终于可以有一小片土地,让我们的爱情生根发芽,像那些高楼大厦里的白领们一样,幸福地在北京茁壮成长。因为,我们爱情的种子,那么地鲜活饱满又健康,只有粥饭可喝的贫穷时光里,我们都能互相扶持着走了过来,那么,还有什么风雨,它不能抵挡?还有什么寒流,它不能傲然地面对?

古董、手提电脑、高档沙发一应俱全。随便搬一件,都可以抵我一年工资了。

说实话,谁看了都有一点动心,但我却莫名其妙地心慌起来,也许是他的信任让我感觉到了不安,喂完小猫,我像逃兵一般飞速离开了他的卧室。

此后的半个月里,我都是用最快的速度进去,最快的速度出来,多待一秒钟,我都会觉得不自在,就感觉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紧紧盯着自己。

还有一次,我陪他去逛街,看到街头有一个小女生在行乞,他马上走过去,掏完了身上的钱,他还是觉得不满意,便从路边的一个卖艺者那里捉了把小提琴,我急忙去拦,他不解地望着我:“为什么,这样不好吗?”我连忙说:“毕竟你是有身份的人,这样多不好啊。”他笑了:“我们从来不想这么多,只要能帮助别人,就好。”最终,我还是被他的真诚给打动了,也唱歌卖艺了一回。

后来才知道,我朋友生日那天,他并不是想食言,只是患了重感冒,吃药睡过了头,闹钟都没有叫醒他。

三年后,因为工作关系,我辗转来到美国。放下行李,我就直奔租房公司,负责人问我:“你希望同什么人合租?”我脱口而出:“老外!”

域外见闻

找个老外来合租

王国民



才来英国,为了省钱,我选择了合租。合租者是个德国老外。该怎么形容他呢。我想“大老粗”这三个字用在他身上,一点都不为过。

都说德国人讲效率,重信用,但在他的身上我丝毫看不出。一次,我朋友二十岁生日,他说好了给我借辆车,但到了生日那天下午,他还没有来,手机也打不通。打车回家,

他正蒙头大睡。

更为恼火的是,他请假回家,却硬要把房门的钥匙托我保管,让我帮他照顾养的一只小猫。我和他本来没有多少交往,这样随随便便就把房间的钥匙交给外人,我敢都不敢想。

打开他的大门,让我大为惊讶,因为里面摆设十分豪华:钢琴、名贵

万家灯火

老妈学驾照

钱国宏



全是汗!

下车时,司机一边找零钱一边夸老妈:“这位大姨真逗,像驾校的教练一样。不过,大姨眼力真不错,一眼就看出我穿的是双名牌鞋!”

老妈白了我一眼:“谁看你的鞋了?我是看你踩离合、给油门的动作规范不!”

学苦练,一周前,老妈终于拿到了驾照。驾照到手的第一天,老妈特地开着“保时捷”拉着全家人到百公里以外的郊区吃顿大餐。餐桌上,老妈当众宣布:“春暖花开后,我要和你爸驾车周游国内各大城市,来个“黄昏驾车游!”哈哈,原来如此!好一个“居心叵测”的老妈!

生活空间

一路歌声

杨红艳



起青苔》,歌停,左边人顿时语塞,会本民歌的人太多了。有人急中生智,起头唱起民歌《娃娃子过河》,中间念白处女声高声念道:“娃娃子要过河,哪个来推我嘛?”

老人们声音特响,齐茬茬接着:“我嘛!”车里顿时笑成一团,我更是笑痛肚子,真想不到老头老太太们如此“享受”旅途。《茉莉花》、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、《喜洋洋》、《刘三姐》、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、《东方之珠》、《紫竹调》、越剧《红楼梦》唱段《马路天使》等几十年来传唱的歌曲,不停歇响起,直到回到城市,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笑着,精神也很好,竟然没有注意到车过石子路时,那种被颠得晕乎乎的感觉。

原以为年轻人肯定比老年人更快乐,没想到正相反,老头老太太们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快乐极富感染力,又简单易行,唱得最好、唱得最跑调、唱得声音最响,都会让人忍不住不禁。下车时,我很感慨:“看来年轻人不如老年人那么快乐。”母亲反驳:“什么都是心想事成,你心里不快乐,顾忌的又多,又怎么能快乐呢,还不如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们会找乐子。”快乐从心开始,母亲的回答很质朴,却又很受用。

我讲述了一些过去操作过的项目,有成功的,也有不成功的一些趣事。

江川良饶有兴趣地听着,时不时会意微笑。他还问了我的兴趣爱好,当知道我特别喜欢打网球而且球技还不错时,他居然提出有时间要约我比赛一场,我也很客气地接受了这样的提议。

尽管可能已经从岩井森口中得知我会说日语,但是我流畅的表达似乎仍然令江川良感到惊讶,他问我是否在日本留过学。

我告诉他我在中学时曾作为交换学生在神户某学院学习过一年,当时寄宿在当地的一户四口之家中,和他们共同生活过一年,有着很多难忘的记忆。

意识到自己似乎说得太多了,我暗暗叫糟,这毕竟是一次严肃的商业会晤。我在不知不觉中居然忘了自己来此的目的,忘了应该更多地表现自己的专业和职业,反而在江川良的引导下,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说着自己的往事。

江川良乐呵呵地表示今天的谈话就此为止,他很高兴能和我见面,接下来做的事宜他会让岩井森来跟进。

在门口道别的时候,江川良握着我的手,突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的,沈小姐。”

“不会看错人?什么意思?觉得可以把单子给我们,还是认为不行?”妮可坐在我对面,把一杯咖啡搅来搅去。

“谁知道啊,日本人向来都这么含蓄,说话永远留三分让你猜。”

我尽管有些懊恼自己多年的道行在这样的Case前马失前蹄,有点放松警惕,过多地自说自话,但是潜意识里我又感觉到,江川良是希望并喜欢我跟他谈那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的。

这次跟江川良的会晤,我产生了一丝奇怪的感觉,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。

接下来几天,江川那边都没有什么动静和信息反馈。我抱有一丝侥幸的希望也一点点消失殆尽。

眼睛打来电话的时候,我的心情并不是很好,声音闷闷的。大概是听出我的颓靡,眼睛温柔地叫我上她家吃饭,顺便看婚礼的Video和照片。

这个提议让我开心了一点,因为眼睛的厨艺非常好,而且一向很对我的胃口。下班后,我欣然前往。

一进门,我便闻到了栗子鸡的清香,顿觉饥肠辘辘。

海群系着围裙往餐桌上摆放碗筷,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。

“哟,太阳打西边出来啦,海总亲自下厨。”我打趣着。

海群灿笑着:“打下手打下手,不能让我老婆太累着,嘿嘿。”

“说笑话呢?”眼睛端着一盘老火汤从厨房出来,笑吟吟的。一个多月未见,她似乎圆润了不少。

“不是有了吧?”我凑过去问,眼睛脸就红了。

“还不知道呢,那家伙非说肯定是,活都不让我多干,真是。”

我心头一乐,和海群相视一笑,门铃响起,这个准备爸屈屈地开门去了。

“其实也就是大姨妈晚了一个礼拜没有来。”眼睛低声跟我解释。

我笑笑,帮她摆好菜肴,顺口问了一句:“有人来吗?”

“哦,是东楼吧,今天是请伴郎伴娘吃饭啊,感谢你们的帮忙。”

我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,眼前不期然闪过一双清透细长的瞳孔。

那个和我聊了一宵的音乐和电影,淡淡如深的男子。

那真是一个奇怪的晚上,一想起,记忆里便弥漫着普洱的醇香。

东楼楼见到我似乎没有丝毫惊讶,或者说,我看不出他的情绪有任何起伏。

我们礼貌地打招呼,像认识的普通朋友,没有过多的客套。那一夜的把盏夜话仿佛只是春夜里的一幕细雨,夜半来,天明去,不着一丝痕迹。

我分明感觉到有什么在空气中发酵,一寸一寸膨胀到令人难以忍耐。

海群突然一拍桌子,点我说:“对了悠悠,给我们讲讲你们猎头的工作流程嘛,我可一直很好奇。”

这家伙自从和眼睛结婚后,就开始跟眼睛一样叫我的网名,我颇有点不习惯。他突然要我说猎头的事情,更让我奇怪。我看着他笑得过分夸张的表情,心想作为一个大公司行政人事总监,从人力资源体系来说海群也算是我半个同行,他不可能对猎头的运作一无所知,好奇至此。

连载

王新摆了摆手:“我最近不能喝凉的。”

张伟有些明白了,小心翼翼地问道:“你不会怀孕了吧?”

王新一听这话,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她静静地哭着,哭了一会儿,才告诉张伟,丁雷被双规后,她也失去了工作。王新无意中认识了一个在房地产中介公司上班的小伙子,那人品行不好,趁着王新感情空虚之际,和王新发生了关系,而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。

王新发现自己怀孕时,却不能做人流,因为她感染了一种令她羞于启齿的疾病。事情闹大之后,那人辞职不干回了老家,王新再也找不到他的人影。

张伟还没听完,心里就腾地一下着了火:“这个人造的老婆在哪儿,你带我去找他算账。他妈的,都什么玩意儿!”

王新拿着餐巾纸擦了擦眼角:“他是甘肃庆阳的,我只知道他的手机,但他不接我的电话。”

张伟想了想:“那就报警,他有手机,公安机关用移动定位可以找到他。”

王新摇摇头:“算了,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?只怪我自己贱,主动脱光了躺在人家床上,现在说什么晚了。”

真不幸,怒其不争。张伟强压怒气安慰眼前这个女人:“那你先好好休息,把病治好再说吧,这个孩子你也不能要的。”

王新点点头,眼泪哗啦啦直往下掉。张伟取出一个信封递给王新:“这里有六千块钱,你先拿着,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再说吧。过段时间,等我剧本定稿后,看能不能给你一点稿费。最近我手头也很紧,去年给我妈买房子花了不少钱,装修房子和买家具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”

王新心怀愧疚,但还是把信封接了过来。过了好久,她才慢慢问道:“你觉得,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?”

张伟狠狠地抽了几口烟。他还是有点心动的,但这种心动只是短暂的。他吐出浓浓的烟柱,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女人,这个曾经给自己无数痛苦和折磨的女人,这个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女人:“其实,你当初的选择没错,我们不是同一路人。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,生活习惯不一样,分手只是迟早的事。我们还能在一起吗?没有这个可能!你都不再是彼此喜欢的人。但不管怎么样,我都谢谢你,很真诚地谢谢你。”

张伟拦了一辆出租车,冷风带着雨水的土腥味缓缓飘进车窗。看着路上的车流,张伟心里一阵一阵的疼。

边熙熙攘攘的人群,张伟的心在静静地哭泣。直到今天,他才明白一段失败的感情的伤害,会伤人如此之深。但他并不后悔,我没有对不起你。你我之间,只有你欠我的,没有我欠你的。我会过得比你更好,我会比你找的那些男人更优秀。

想了一会儿,张伟感觉自己的情绪有些反常,弄不好晚上又没法干活了。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,不再回忆。他摸出手机,给王雪儿发了条短信问她哪天回来。

等了大半天,直到张伟下车时王雪儿才回了短信。原来因为天气原因,剧组拍摄进度有所滞缓,需要后延几天。看完短信,张伟心头都大了。剧组不回来,接下来,他的工作无法安排。

回了张伟短信后,王雪儿心中生起一股闷气,这完全是女性的第六感。她给肖亚红打了个电话,两人在电话里闹着,慢慢地把张伟扯进话题。肖亚红见多识广又细心如发,自然知道王雪儿找她的目的。

禁不住王雪儿的再三追问,肖亚红只得说出了她和张伟见面吃饭的事,还把张伟借钱给王新的事也说了出来。

王雪儿心里顿时火了,这个张伟,到底怎么了?还对王新怜香惜玉的,摆明了旧情难忘,那自己算什么?女性的醋劲就上来了,只是碍于拍戏时有诸多工作人员在场,她只能强压一腔怒火。

直到晚上收工回到招待所后,王雪儿才终于拨了张伟的电话。

第一次居然没人接,打第二次时,电话里传来一片嘈杂声。

王雪儿问道:“你干吗呢?”

张伟慌忙地解释:“饭馆里声音太大了,我刚才没听见,我和孙小龙在吃涮羊肉。”

王雪儿飞快地在脑子里搜索“孙小龙”这个名字,不知这个张伟到底有多少酒肉朋友。王雪儿气鼓鼓地说:“没事,你们接着吃吧。今天拍戏挺累的,我待会儿休息休息。你是不是也挺累的?”

张伟立马听出了王雪儿话中有话,心中有了气,却又不好在朋友面前发火,只好避开这个话题:“你那边天气很干燥,你多注意身体。我上次给你的面膜效果怎么样?”

“不怎么样,我送给服装组的陈姐了,好了,耽误了,挂了。”王雪儿知道张伟在兜圈子,一气之下,干脆挂了电话,还把手机也关了。

身陷娱乐圈

张磊 著